



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

哈罗德·布鲁姆 / 主编 郭尚兴 / 中文版主编

Bloom's
Literary Pla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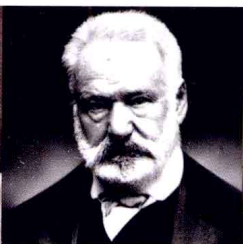
PARIS

巴黎文学地图

迈克·杰拉德 / 著 齐林涛 王淼 / 译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1799-1850)



维克多·雨果
(1802-1885)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1821-186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

哈罗德·布鲁姆 / 主编

郭尚兴 / 中文版主编

巴黎文学地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之一。巴黎是浪漫的代名词,是“光明之城”最好的诠释。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感受雨果的《悲惨世界》、品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观察左拉的《小酒店》。同时,这里还有莫里哀、拉辛、伏尔泰、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普鲁斯特……面对如此众多文学巨匠,这本书娓娓道来,融历史、地理、人文为一体,带领读者鉴赏巴黎悠久的文学历史,感受巴黎独有的文学气息,领略巴黎灿烂的文学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文学地图/杰拉德(Gerard, M.)著;齐林涛,王森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

ISBN 978-7-313-07538-3

I. 巴... II. ①杰... ②齐... ③王... III. ①城市史:文化史—巴黎 ②文学史—法国 IV. ①K565.03 ②I56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898 号

This translation of Bloom's Literary Places PARIS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a subsidiary of Hights Cross Communication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09-493

巴黎文学地图

杰拉德 著

齐林涛 王 森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0 字数:113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538-3/K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总序：心灵之城

哈罗德·布鲁姆

可以这么说，古代城市中，最能激发西方作家文学想象的不是雅典，亦非耶路撒冷，而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亚历山大城融合并结出了累累硕果。所有艺术上有所造诣的西方作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亚历山大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普鲁斯特、乔伊斯、福楼拜、歌德、莎士比亚、但丁都难能可贵地分享了其兼收并蓄的文化遗产。从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到公元 3 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在那里，柏拉图和摩西未能彼此接纳（那是不可能的），却彼此磨砺，催生了一种新意识，这种新意识已经有 26 个世纪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才明白，它原来叫作“现代主义”。诗人卡里马科斯是第一位现代主义者。他曾说，一首长诗就是一桩大罪。最早尝试创作世俗经典的古希腊文

学批评家阿里斯塔克斯称卡里马科斯及其同道为“新诗人”。很多批评家，如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布瓦洛、圣伯夫、莱辛、柯尔律治、I·A·理查兹、燕卜苏、肯尼思·伯克都是卡里马科斯的信徒。

《希腊文化的成就》是一本简明扼要介绍希腊文化的著作。它的作者F·E·彼得斯列举如下一些领域总结了古城亚历山大的希腊文化所创造的不朽功绩：“诺斯替教派、大学、基督教亚历山大学派、田园诗、禁欲主义、传奇文学、语法、词典编撰学、城市规划、神学、教会法规、异教和经院哲学。”我不明白为什么彼得斯只字未提普罗提诺始创的新柏拉图主义，就我个人而言，已经把文学评论添加了进去，并且还会继续添加更多的内容。如今的亚历山大除了阿拉伯人，还是阿拉伯人，已看不到希腊人、犹太人的影子。亚历山大作为心灵之都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从卡里马科斯延续到卡瓦菲的诗歌传统亦烟消云散。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各文学圣地的话，还必须得从亚历山大说起。我强烈推荐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对亚历山大的介绍，因为他凸显了这个城市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

我们都是亚历山大的子孙。但丁也不例外。从未读过荷马史诗的他完全依赖希腊新柏拉图派对荷马的阐释才了解荷马。但丁的精神导师维吉尔，从文化渊源来说也属于希腊化文化。他追随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风格，模仿荷马史诗。尽管我们的文学一直保持亚历山大文化传统，但我们遵循圣奥古斯丁的观点，把耶路撒冷看作上帝之城、看作大卫王及其殉道子孙拿撒勒的耶稣之城。我们的大学强调务实精神、兼收并蓄，在这一点上完全是亚历山大风格，但是我们仍在颂扬雅典，视其为知识之城、民主之城，只因为雅典哺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实行奴隶制度，由寡头政治集团及富人政治统治。这种

现象依然盛行于现今世界的很多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它文学的黄金时代，雅典发扬荷马的精神，创造了唯一一批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的西方戏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还有神圣的阿里斯托芬（海涅指出：“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阿里斯托芬。”我很赞同）。

如今的雅典，除了奥运会和旅游业还能带给它些许生气之外，在其他方面都死气沉沉，而耶路撒冷则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显得过于喧嚣。哀哉，它们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再。连罗马也未能幸免，维吉尔乃至佛罗伦萨的但丁也被冷落多年，极少有人浏览问津。虽然巴黎和伦敦可能也在日渐式微，但仍然是数得着的心灵之城。当今的国际通用语是美国英语，纽约也因此成为文学名城中的名城。这当然有利有弊，让我想起了古城亚历山大，曾经风华绝代，终归美人迟暮。尽管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为新兴的文学名城而欣喜，但亚历山大的影子仍萦绕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

城市是文学的摇篮吗？所有的文学体裁都起源于都市，田园诗便是其中一种。希伯来文《圣经》以《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等为核心的前六卷虽然是在巴比伦囚虏时期起草的，却是在所罗门位于耶路撒冷豪华的宫廷里完成的。尽管我们无从追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起源，但它们滋养了希腊民族，而希腊人的聚居点是雅典和底比斯。虽然佛罗伦萨驱逐了但丁和卡瓦尔康蒂，但就后来地方文学的发展而言，它仍然可以与罗马和米兰平分秋色。虽然蒙田远离了四面楚歌的巴黎，但他的忠实读者仍是巴黎居民。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伦敦是英国的文学之城，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则是英国文学的心脏。如果说美国文艺

复兴发轫于康科德——爱默生、梭罗和霍桑的故乡，惠特曼、麦尔维尔以及蒸蒸日上的詹姆斯兄弟的纽约也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福克纳的作品总离不开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总脱不开哈特福特，但是如果让我对美国 20 世纪最杰出的作品进行提名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哈特·克莱恩的诗。克莱恩传承了惠特曼的衣钵，是纽约的吟游诗人。自 1975 年和肯尼思·伯克相识，每次见到他，他都向我强调惠特曼的《轮渡布鲁克林》和哈特·克莱恩的《桥》是美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

那些目前还在世的杰出小说家诸如菲利普·罗斯、品钦、德里罗均与纽约血脉相连。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血色子午线》的作者，令人难以捉摸的科马克·麦卡锡。只有他远离了纽约这座文学世界的万城之城，而纽约已取代伦敦和巴黎，成为世界上最具想象力的都市。

就他们的职业而言，文学大师总是喜欢远离尘世，但他们的内心却渴望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许对手之间存在无法阻挡的吸引力。这样的例子很多，仅在正统英美文学史上就有如下数对：莎士比亚和本·琼森、拜伦和雪莱、霍桑和麦尔维尔、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艾略特和庞德、哈特·克莱恩和艾伦·泰特。别处也一样，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斯威夫特和蒲柏、托尔斯泰和契科夫、亨利·詹姆斯和伊迪斯·华顿等，不胜枚举。他们的缘分也和地域有关，如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曾侨居巴黎，拜伦和雪莱都曾在意大利流亡，艾略特和庞德都曾以伦敦为家。当然也有例外，如塞万提斯、弥尔顿、维克多·雨果、艾米莉·狄金森、乔伊斯、贝克特，他们除了早年曾与文学圈有些交往之外，后来一直深居简出。

城市是作家交往之必备条件，包括那些为某一文学之父主宰的城市。伦敦就聚集了一大群本·琼森的徒子徒孙，如卡鲁、洛夫莱斯、赫里克、萨克林、鲁道夫等。还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和他的俱乐部成员，如鲍斯威尔、戈德史密斯、伯克等。除此之外，还有马拉美和他的门徒们，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瓦列里。布鲁姆斯伯里区是伦敦现代派作家的大本营。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派作家当中一颗耀眼的明星，E·M·福斯特是这个以怪异著称的门派之掌门人。

即使在当今的电脑时代，地域的临近性依然是文学家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到目前为止，我仅仅从作家与文学名城的关系上讨论了城市的重要性。事实上，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从这方面来看，城市更加重要。希伯来文《圣经》清晰地揭示了文学焦点从田园到城市的转移过程。耶和华从西奈山迁到锡安山，进而移至所罗门的神殿。西奈山是耶和华向教徒宣布誓约的地方，因此它是希伯来宗教的发源地，但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按照《以西结书》，伊甸园，即上帝之园，位于锡安山的高原之上。锡安山既是一座确实存在的高山，也是教徒心中的天堂。耶和华最终在神殿定居，虽然伊甸园近在咫尺，却完成了从田园到城市的转换。这就是圣城。在作家的眼中，所有的大城市都是神圣的。巴黎、伦敦、都柏林、圣彼得堡、罗马和纽约都闪耀着神性的光辉。在这光辉笼罩之下，它们在世间所经历的所有磨难，所有屈辱也就随风而去，荡然无存了。

美国首都华盛顿称不上是一座心灵之城。它不能和纽约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巴黎、伦敦和罗马不仅是首都而且也是文学中心，而华盛顿几乎没有

孕育出任何文学大家。它只为亨利·亚当斯和戈尔·维达尔那样的政治小说家提供了创作素材。尽管早期曾出现过不少优秀的作品,如《红字》、《白鲸》、《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位年轻女士的画像》,后来也有不少佳作涌现,从《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太阳照常升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到《万有引力之虹》、《安息日剧场》、《黑夜传奇》和《血色子午线》,但我感觉真正的传世之作尚待来日。以后是否会有以华盛顿特区为题材的小说,或者是否会出自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作家之手,我深表怀疑。

19世纪城市的工业化为维克多·雨果、狄更斯和左拉提供了创作惊世骇俗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土壤,如今这种土壤已难见踪迹。信息技术时代的都市似乎不可能激发作家的文学想象力。过度的视觉冲击遮蔽了内在心灵的眼睛,使我们无视小说的叙事艺术以及诗歌和戏剧的形式美。时光流转,转眼已到了21世纪。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唤醒人们对这些文学名城的记忆,缅怀它们历史悠久但依然灿烂的古老的文学艺术。

序 言

哈罗德·布鲁姆

当我从文学背景下思考巴黎时，首先想到的作家是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法国文学中太多的优秀作品都是巴黎人写的，重新考量之后，我不禁惊讶于自己竟然没有想到维隆、莫里哀、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马拉美、兰波、普鲁斯特、瓦莱里。无法想象，人文巴黎如果没有这批人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如果要审视巴黎所能达到的极盛状态，则似乎必然提到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这四个人。巴黎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社会异化，或曰心理距离。在我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和沃尔特·惠特曼笔下的纽约似乎不是这样。但是人们应该注意，莎士比亚和惠特曼都是自己所在城市的核心文学人物，但在巴黎文学界，没有哪个作家可以独立

胜任这样的角色。笛卡尔占据着法国人的心灵,代表了巴黎人的知性,其影响之深刻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沃尔特·惠特曼之于美国。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把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与莎士比亚和惠特曼的伟大超凡相媲美。

要想在法国找出可以与但丁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塞万提斯,歌德和惠特曼,易卜生和乔伊斯相媲美的享誉世界的作家,你需要把蒙田和莫里哀融为一体。或者把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合成一个四重形象,就像布莱克的《四天神》或《以西结书》的四轮马车的天使们。透过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小说及雨果和波德莱尔的诗歌,19世纪的巴黎成了一种幻象,充满着惊人的活力,同时也充斥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堕落。尤其是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让人忆及拉伯雷笔下的巨人们,冲破各种阻碍,追求乌托邦和人性完善。

巴尔扎克在巴黎发现了“属于这世界的国度”,并醉心于揭示这个国度。普鲁斯特感慨说:“他无所掩饰,他知无不言。”毋庸置疑,当时整个巴黎的精神力量之和也无法和超常的巴尔扎克相提并论。《人间喜剧》中有大大小小共90部小说,要不是巴尔扎克因劳累过度50岁就与世长辞,这个数字应该会达到200部。他笔下的巴黎是自己激情四射的创造,而弥尔顿的撒旦和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则是个人精力与社会现实的结合。

像巴尔扎克一样,维克多·雨果似乎并不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为现实。当然,如同沃尔特·惠特曼的典型行为是内战期间在华盛顿特区的医院进行志愿服务一样,如今可以把雨果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英雄立场和表现视作他的典型行为。雨果高度的浪漫主义使得他成为支持公社斗争的诗人兼小说家,实现了他在《悲惨世界》(1862)中的愿景。雨果的各种作品包罗万象,

没有哪个读者能够将其尽数读完,其诗歌总量超过了十五万行,还有七部小说,至少二十部戏剧和堆积如山的散文。难怪夏尔·波德莱尔饱受折磨,感觉自己被雨果排挤,因为雨果发现了所有的文学空间并将其悉数开发。

如同巴尔扎克是巴黎小说家一样,波德莱尔成为了巴黎诗人,然而雨果十分关注整个世界,因此他并不局限于巴黎。雨果遭到拿破仑三世流放,波德莱尔称其为“无国界的天才”,但是这位写作了《恶之花》(1857,1861)的不关心政治的诗人却经历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心灵流放。他笔下的巴黎可能很像典型的巴黎,就如惠特曼笔下的曼哈顿很像典型的曼哈顿一样。孤独地走在一个地狱般的城市的街道上,波德莱尔创造了现代巴黎的审美情趣。雨果在被流放到海峡群岛中的泽西岛上时,曾按以赛亚和耶利米的方式进行预言,期望能被历史验证。波德莱尔则拒绝进步、拒绝预言、拒绝历史,一心作诗,终于如愿实现了文学理想;而雨果却没能做到。

我最后要提到埃米尔·左拉,他1877年发表了《小酒店》,其观察劳动阶级生活的新视角激起了暴怒。资本家因小说偏向下层社会而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表示愤怒。巴黎公社的精神在左拉的作品中得到复活,在《萌芽》(1885)一书中表现尤为强烈。一些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暗示出来的、被波德莱尔主观放弃的东西,在左拉的空想现实主义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目 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今日巴黎

002 行政区划和博物馆

004 热门区域

005 巴黎地标

007 风景如画的巴黎街道

007 巴黎人

010 第二章 百年盛世

011 弗朗索瓦·拉伯雷

012 法国皇室财富增长

014 莫里哀

017 让·巴蒂斯特·拉辛

019 让·德·拉封丹

020 德·拉法耶特伯爵夫人和塞维尼夫人

021 凡尔赛宫

024 第三章 启蒙时代

026 伏尔泰

030 孟德斯鸠

034 丹尼斯·狄德罗

036 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龙·德·博马舍

039 **第四章 大革命时期**

040 形势恶化

042 铁面人

044 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

046 革命继续

047 **第五章 复辟时期**

048 司汤达

049 第二次复辟

052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056 维克多·雨果

059 大仲马和小仲马

061 乔治·桑

063 **第六章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

065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069 热拉尔·德·奈瓦尔

070 吉斯塔夫·福楼拜

073 **第七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 20 世纪初期**

074 居伊·德·莫泊桑

076 埃米尔·左拉

079 阿纳托尔·法朗士

080 象征主义运动

083 亨利·詹姆斯

085 奥斯卡·王尔德

086	乔治·费度和安德烈·纪德
087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
087	马塞尔·普鲁斯特
091	第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091	巴黎的美国移民
098	巴黎本土作家
101	詹姆斯·乔伊斯
103	乔治·西梅翁
103	珍·瑞丝
104	乔治·奥威尔
106	第九章 德国占领和新浪潮运动时期
107	重返巴黎的美国作家
109	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111	巴黎的移民作家
113	巴黎的非裔美国作家
117	垮掉的一代
119	文学圣地
131	大事纪
137	参考书目
141	进一步阅读书目
143	译后记

第一章

今日巴黎

无论是四月份,还是在秋季,法国的首都巴黎一直都是作家们的灵感之地。它是公认的最漂亮、最浪漫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光明之城”。在对游客的影响力上,也许只有威尼斯堪与之媲美。人们无不是第一眼见到埃菲尔铁塔就为之折服。巴黎很多久负盛名的建筑(如卢浮宫和凯旋门)与城内的现代景观(如蓬皮杜中心)在诸多方面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彰显出城市的悠久历史:蓬皮杜这个新艺术中心实际上颠覆了建筑传统,在 1977 年落成时引起巨大轰动。通常的内部构造(包括楼梯和管道)都色彩鲜艳地展示在外部。也许,巴黎艺术传统的强大力量为其画家和诗人、时尚设计师和电影制作人提供了冒险的动力和信心,蓬皮杜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蓬皮杜中心只是巴黎创新精神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巴黎还创造了一个词语“前卫”(avant-garde),用来描述所有的超前思维。但另一方面,巴黎人又忠于他们的传统,甚至在他们的日常交谈中也保持着社会规范的某些繁文缛节。例如,与人交谈前应先以“早安”或“晚上好”打声招呼,否则就会被视为粗鲁。巴黎前卫的最怪诞的产物通常都极尊重其赖以生存的传统。

旅游业在巴黎也历史悠久,城中景点遍布,其中,为数众多的艺术馆和博物馆尤为有名。巴黎地铁四通八达,价格适宜,游玩极为方便。但人们通常更喜欢步行,因为城市不大,而美景太多。塞纳河从巴黎城正中流过,两岸美景尤为集中。

行政区划和博物馆

1790年,巴黎首次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称作“区”(arrondissements)。当时共有48个区,但今天仅有20个。这些区连续编号,从市中心向外辐射。

一区在地理位置上大致位于城市中心。大革命之前法国还是君主制,法国王室就居住在此区。皇家宫殿是国王路易十四和后来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儿时生活的地方。如今,这里是政府办公室,但其庭院仍可供参观。不远处就是卢浮宫,当初也是一处皇家宫殿,如今以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收藏之一而闻名。

大致与卢浮宫隔河相望的是巴黎的另一处伟大的艺术馆:奥赛博物馆。这一高雅的处所原是一个火车站,后被巧妙地改造成博物馆,与卢浮宫互为补充。馆中收藏着从1848年到1914年的较为现代的艺术品,其印象派艺术品收藏为世界一流。

藏品更为现代的是蓬皮杜中心,位于卢浮宫正东方向大约半英